

明儒高攀龍的思想與殉節

吳 振 漢*

摘 要

高攀龍係明末東林書院的領袖，望重士林，其思想學術受到推崇，不屈殉節的精神更受到明末清初士人的倣效。然當代對他思想的研究，往往受到史料的誤導，不能呈現他承襲「王學」菁華且發揚光大之面向，大都強調他復興「程朱之學」，主張經世致用的表象。本文第一章從史料剖析著手，試圖重構其思想之全貌，賦予他理學史上的新定位。第二章依時間序列，分階段探討攀龍思想之成長，並分析其中幾次重大轉折的時代背景。本章尤其注重探析他以靜坐和悟解為主的治學路徑，借以說明他與「程朱」學者之差異。第三章論述攀龍之殉節緣由和過程。就行為而言，他與同時遭「闖禍」諸君子不同處在於，他未赴逮便已先投水自盡，成全刑不上大夫之氣節。就所殉對象而言，他與明亡殉國諸臣的差別在於，他是殉以忠君愛國為核心的整個儒家價值體系，而非僅一朝一君。此外攀龍殉死具宗教層面的緣由，此標示出他與元儒或清儒有所不同。綜而言之，明末「王學」末流狂放縱恣，流弊已現。攀龍與東林同志起而力矯其弊，但他治學取徑實仍不出「王學」矩矱。清儒痛憤明儒清談誤國，將東林諸賢形塑成經世務實之學者，遂誤失攀龍學思淵源之主脈，也輕忽了正統明儒學問得力之處。

關鍵詞：高攀龍、王學、東林學派、靜坐、殉節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投稿日期：97.7.16；接受刊登日期：97.10.24；最後修訂日期：97.11.6

A Study on the Thought and Martyrdom of Kao P'an-lung (1562-1626)

Chen-han Wu*

Abstract

Kao P'an-lung (Gao Panlong) w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Tung-lin Academy which possessed nation-wide celebrity in the late Ming. His thought and spirit were admired by many scholars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However, most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him, compiled by his progeny and disciples, were biased to shaped him as a Ch'eng-Chu School follower and adhered merely to the practical learnings. Chapter One thus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outlines of his scholarship and relocate his position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hapter Two deals with,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quence, several crucial stages of P'an-lung's intellectual growth,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ose conversions. The chapter especially emphasizes on the meditation and inner enlightenment, two tools through which he used to approach the Neo-Confucian truth. Chapter Three probes into the martyrdom occurred at the end of his life. P'an-lung, different from his peers who were tortured to death by the eunuchs' gang, committed suicide before the Imperial Guards apprehended him to prevent the emperor to be blamed that he killed his loyal minister. P'an-lung's death contained many religious elements which could hardly find in Ch'ing Confucians. In general, some followers of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degraded their trainings and morality, and, as a result, they were harshly criticized by Tung-ling scholars, among them P'an-lung was

*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Received July 16, 2008; accepted October 24, 2008; last revised November 6, 2008.

an eminent one. Many Ch'ing scholars, who ascribed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futile learnings of Ming scholars, praised P'an-lung as a practical Confucian. But, unfortunately, they misunderstood his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and underestimated the merits of those authentic Ming Confucians as well.

Keywords: Kao P'an-lung, Wang Yangming School, Tung-ling Academy, Meditation, Martyrdom

壹、前言

高攀龍（1562-1626）高潔的品格和淳厚的學思，深受明末清初學者的推崇；而他在天啟末預先投水殉節，免遭「閹黨」荼毒的行為，更啟發不少儒紳在明亡之際起而效尤，紛紛殉國自清。現代研究晚明思想史之論著，很難不觸及攀龍，惜卻似未見有學者對相關史料有所質疑，均直接引攀龍文集或傳記資料，建構本身的理論和詮釋，以致落入文集編者和傳記作者所預設的立場和觀點，而不自知。本文因此將先對可資研究攀龍之史料，作一縝密之檢討；再根據確實可信的材料，重構他的學思脈絡；最後還要探索他生死觀的思想淵源，以及他殉道行徑之價值和意義。

貳、文獻之探討

民初兩位專治中國學術史大家梁啟超（1873-1929）和錢穆（1895-1990），對高攀龍學脈屬性見解不盡相同，前者認為攀龍算是對陽明學派的一種「修正」¹而已；後者則視攀龍為「與陽明持異見者」。²後來專研高氏學者較多接受錢穆看法，傾向稱揚攀龍提倡程朱理學、崇實避虛的取徑。有台灣學者云：「景逸（攀龍）之學，大體是尊信朱子的；而尊信朱子的同時，又大力抨擊王學的流弊」³。亦有大陸學者謂：「高攀龍少年時讀書就有志于程朱理學。……後來，高攀龍為了端正『學脈』，又集中先儒所論有關儒、釋、道的分歧，匯成《崇正編》一書。……發揚光大

¹ 梁啟超 Liang Qichao,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guo jin sanbai nian xueshu shi*, 《梁啟超全集》[*Liang Qichao quanji*]第8冊（北京[Beijing]: 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 1999年），頁4448。

² 錢穆 Qian Mu, 〈顧涇陽高景逸學述〉“Gu jingyang Gao jingyi xue shu”,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Zhongguo xueshu sixiang luncong (qi)*（臺北[Taipei]: 東大圖書公司[Dongda tushu gongsi], 1979年），頁262。

³ 傅武光 Fu Wuguang, 《高攀龍》*Gao Panlong*, 《中國歷代思想家》*Zhongguo lidai sixiangjia*（臺北[Taipei]: 臺北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91年），頁89。

儒學的經世傳統，走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崇實途徑」⁴。上述二家之說確認攀龍祖述程朱之餘，卻又云：「景逸品學的成就，得力於王學的很多」⁵，以及「高攀龍的思想淵源，……是程朱理學中的理性精神，但也夾雜著陳獻章的『主靜之學』」⁶。這看似前後矛盾之論述，正反映其受所參引史料之左右，因為攀龍門生、子孫，編纂他的作品集和替他撰寫傳記時，儘管無法完全抹殺攀龍的王學傳承，卻冀望能將他塑造成程朱傳人的形象。

深悉王學嬗變和時代背景的明末清初學者，對攀龍學思屬性之定位，顯然不同於今日。黃宗羲（1610-1695）《明儒學案》云：

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才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時）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為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

宗羲清楚點出攀龍之內求與程朱之外尋，兩者治學宗旨迥異。《明儒學案》又云：

先生（攀龍）又曰：人心明即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即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即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⁷

⁴ 步近智 Bu Jinzhi、張安奇 Zhang Anqi，《顧憲成、高攀龍評傳》*Gu Xiancheng, Gao Panlong ping zhuan*，《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Zhongguo sixiangjia ping zhuan congshu*（南京[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Nanjing University Press]，1998年），頁125。

⁵ 傅武光 Fu Wuguang，《高攀龍》*Gao Panlong*，頁90。

⁶ 步近智 Bu Jinzhi、張安奇 Zhang Anqi，《顧憲成、高攀龍評傳》*Gu Xiancheng, Gao Panlong ping zhuan*，頁126。

⁷ 清 Q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Zhongxian Gao jingyi xiansheng Panlong”，《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臺北[Nanjing]：河洛圖書出版社[Heluo tushu chubanshe]，1974年），卷58，頁70。

宗義直指攀龍強調之格物，實與王守仁（1472-1528）主張之致知互通。東林書院學者為救王學末流空疏放浪之弊，每借推崇程朱、提倡格物以立異。實則其格物乃是格心，依舊重在內向探索真理，因此如「欲自別於陽明」，必「反覺多所扞格」。

東林學者更避忌的是與佛家之牽扯，但《明儒學案》卻云：

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劉宗周）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闖入釋氏者以示義。……忠憲（高攀龍）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⁸

宗義本身為浙東王學之流裔，對王學正脈猶有好感，故覺攀龍不必別於陽明，但對他援引釋氏之處，仍覺不妥，視為瑕疵。不過，王學、乃至整個理學界，何嘗完全自絕於佛、道二家？又豈能獨責攀龍一人。

清初首位入祀文廟之學者⁹、清代程朱理學宗師陸隴其（1630-1692），深惡王學，認為「陽明以禪之實而託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¹⁰他雖欣賞東林學者痛陳王學末流之害，又重新推尊朱熹（1130-1200）之舉，但他也毫不留情的指出：「高（攀龍）、顧（憲成）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¹¹；又稱：「涇陽（顧憲成）、景逸（高攀龍）亦未

⁸ 清 Q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戴山學案〉“Jishan xue an”,《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 卷 62, 頁 31。

⁹ 《清世宗實錄》*Qing Shizong shil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年), 卷 20 (雍正 2 年 5 月), 新編頁碼 327; 及卷 23 (雍正 2 年 8 月), 新編頁碼 374。

¹⁰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學術辨中〉“Xueshu bian zhong”,《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臺北[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 卷 2, 頁 3。

¹¹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學術辨中〉“Xueshu bian zhong”,《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 2, 頁 6。

能脫姚江（王守仁）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為朱子正脈則未也」。¹²以正宗程朱學者自居的隴其，顯然未受東林「尊朱」口號之迷惑，堅稱他們未出王學藩籬。

陸隴其並進一步的從治學取徑上，剖析高攀龍的不脫陸王正脈的屬性。隴其言：

我觀高子（攀龍）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格物。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異。

隴其認為攀龍論學名目同於程朱，但內涵卻往往齟齬不合，其因在於攀龍為學以靜坐為主，程朱卻僅以之為輔。故又云：

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¹³

隴其明言兩家所追求的靜坐工夫深淺有異，程朱靜坐止於存養心性，尚須向外求理；攀龍則力求澈悟見性，方好下手內向證理。隴其因此批評攀龍道：

其學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¹⁴

¹²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答嘉善李子喬書〉“Da jiashan Li ziqiao shu”,《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 5, 頁 3。

¹³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學術辨中〉“Xueshu bian zhong”,《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 2, 頁 6。

¹⁴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學術辨中〉Xueshu bian zhong,《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 2, 頁 5。

隴其堅守程朱憑借理性探求事物之理的原則，不同意攀龍在深度靜坐狀態中，以靈覺悟解事理的取徑，並堅認如此必難體察物理之精微處，以致行事不免會有過或不及之憾。

對於攀龍靜坐近禪之傾向，隴其也頗不以為然，批評道：

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卻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禪坐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於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為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¹⁵

隴其直指攀龍靜坐，遠超出程朱收斂心思不他適之界限，已入釋氏寂滅之境界。

晚明部分王門弟子行為不檢、學問空疏，使師門蒙羞。東林揭糞程朱主敬之教，頗受清議好評。高攀龍不傍門戶，傳承王學，兼採程朱，尤常標榜朱學名目，以示與王學末流區隔。他亦不否認時而披閱內典，但仍秉持理學家傳統，口誅筆伐，闢佛甚嚴。及至其門生子孫編輯他文集、年譜時，程朱之學已復興，所以攀龍更被形塑成崇朱闢佛的先驅者。明末清初理學大家如上述黃、陸二人，因身處其時，有較貼近的感知和較豐富的史料，所以不致為刪削過的文獻所誤導。可是現代研究攀龍之學者，勢須在相關文獻上深入探究檢討一番，才能精準剖析他的思想和行為，進而呈現他學思的精微和價值所在。

首先發起刊印攀龍文集的為錢士升(1575-1652)，他在〈高子遺書序〉中云：

我明高忠憲公，性學正傳也。……余私淑有年，竊謂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而先生此書，實為程朱心印，

¹⁵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答秦定叟書〉“Da Qin Dingsou shu”,《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5, 頁26-27。

遂與諸曹謀梓之。¹⁶

可見《高子遺書》是為宗程朱、正學術之目的而編纂，編排時若刻意偏袒程朱、忽略陸王和釋老，自不足為奇。不容否認，攀龍本身確有一些崇朱抑王的言論，不過士升在序中明定攀龍為「程朱心印」，對編者和讀者的導引作用不可輕忽。

士升雖與東林學者友善，¹⁷但並非理學中人，因此他把編選工作託付給攀龍高足陳龍正（1585-1645）。龍正「師事吳子往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為宗。其後始湛心於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¹⁸。觀龍正《幾亭全書》，經世實務文章甚多，顯見他治學動靜兼修，心學雖大致不出攀龍師教，可是卻更注重付諸行動，隱然已有明末清初經世致用之學雛型。龍正認為攀龍最有功於理學道統處，在於統合程朱、陸王於一脈，故在《高子遺書·序例》中強調：「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一朱陸，惟吾先生（攀龍）其人」¹⁹。因此龍正在選輯該書時，刻意收入幾乎所有尊朱言論，以均衡傳承王學相關論述，以營造攀龍柔和程朱、陸王兩派之形象和氛圍。

龍正為其師文集選文的原則是「寧簡勿繁」，〈高子遺書序例〉言：

¹⁶ 明 Ming·錢士升 Qian Shisheng，《賜餘堂集·高子遺書序》*Ciyutang ji · Gaozi yishu xu*（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Qing Qianlong si nian qian jia keben*]），卷2，頁2-4。

¹⁷ 清 Qing·張廷玉 Zhang Tinyu等，〈錢士升傳〉“Qian Shisheng zhuan”，《明史》*Mingsh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Book Company]，1974年），卷251，新編頁碼6487。

¹⁸ 清 Q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Zhongshu Chen Jiting xiansheng Longzheng”，《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卷61，頁26。

¹⁹ 明 Ming·陳龍正 Chen Longzheng，〈高子遺書序例〉“Gaozi yishu xu li”，《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雲書閣刻本[*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Qing Kangxi yunshuge keben*]），卷53，頁21。

遺言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為十二卷。凡不欲垂、不必為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為後世也，所以體先生（攀龍）之志也。

龍正雖然自認能「體先生之志」，但不是沒遭同儕質疑：

或曰：忠憲出言有章，信之者得其隻語，奉為襲珍。子（龍正）之定之，過於慎矣。

他為平服眾議，特向師輩的吳志遠（1588 舉人）徵詢：

舉以質子往吳先生（志遠），先生云：貴少。先生佩服忠憲之深者，凡海內師忠憲之士，其同此心與。²⁰

龍正自此確定「貴少」之準則，大幅刊落「不欲垂、不必垂者」。

茲舉卷 1〈語〉的內容為例，龍正述其成編的過程云：

此卷先生所親定，刻於天啟癸亥（1623）之秋。……原二百五十六則，覲華吳先生（桂森）輯真儒一脈，刪併九十餘條。覲華高子之左丘、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深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不妨與先儒徵異者。余乃因其大略，為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²¹

此卷所錄多係一些心得警語，短則一句，長則數句，不同於卷 5 側重師生答問之〈語錄〉，似像攀龍由其日記中摘出成編。攀龍摘輯成二百五十六則時，想必已有取捨，吳桂森（1565-1632）再僅「輯真儒一脈」，刪汰成九十餘條。桂森為東林健將，繼攀龍主持講壇，曾在其《息齋筆記》裡竭力攀龍儒學純度辯護，其中一則載：

²⁰ 明 Ming·陳龍正 Chen Longzheng，〈高子遺書序例〉“Gaozi yishu xu li”，《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卷 53，頁 21-22。

²¹ 明 Ming·陳龍正 Chen Longzheng，〈高子遺書序例〉“Gaozi yishu xu li”，《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卷 53，頁 24。

問心性，高先生（攀龍）曰：性不可言也，而以仁義禮智言性；心不言也，而以敬言心，此程朱明心見性也。愚按：一言而儒學、禪宗了然，無容再辯。²²

由此可知桂森刪汰的三分之二內容，以便將攀龍淨化成「真儒一脈」。龍正覺得桂森標準太嚴，如全屬禪學部分自當刪除，但若「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之王學菁華，則可保留，即使與程朱「先儒微異者」亦無妨。可是攀龍初定之內容，仍有約三分之一被龍正刊落。因此若單從《高子遺書》探索攀龍思想，恐難窺其全貌。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有《高子未刻稿》鈔本六冊，共六卷，不著編者，亦無序跋。查各大圖書館書目，均未著錄，可能已是孤本。當代目錄學者王重民（1903-1975）「疑此《未刻稿》皆（陳）龍正所『已』者，閱其篇什，實盡『不必垂』者。蓋其編遺書時，順手輯此，又不忍盡棄也」²³。重民對此書由來之推斷應無誤，只是他遽然同意書中篇什盡屬不必垂者，實有失武斷。

細察《高子未刻稿》內容，除壽序、乞歸疏等虛應故事之文字，確不必垂之久遠外，另有兩類文章值得重視。其一為干犯時忌的記事，如〈婁江相記事〉中云：

（王）錫爵邪毒成性，自甲申（1584）至辛卯（1591）八年，（申）時行倚之，凡時行之欲為而不敢者，錫爵恣為之。故甲申以前時行猶鼠竊狗偷，甲申以後時行始狼吞虎噬。吏部尚書楊巍奸佞也，據位甚久，一切為二相彌縫幹當。²⁴

²² 明 Ming · 吳桂森 Wu Guisen, 《息齋筆記》 *Xi zhai biji*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Xu xiu Siku quanshu yingyin Bei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Chongzhen keben*]), 卷上, 頁 29。

²³ 王重民 Wang Chongmin, 《中國善本書提要》 *Zhongguo shanben shu tiyao*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6 年), 頁 653。

²⁴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 《高子未刻稿》 *Gaozi wei ke gao* (出版地不詳[Chubandi

文中攀龍直抒己見，措詞強烈，想係因恐觸時忌，而被刊落。然攀龍乃道德感極強之士人，當有狂狷的一面，此文適足呈現此一面向。

其二為語涉禪宗之文，如〈弢光山中和友人韻〉一詩云：

禪坐秋逾寂，泉飛夕更涼；映山池帶碧，對菊酒生香。客去烏啼歌，月來詩興忙；飄然塵壑外，身世欲渾忘。²⁵

《高子遺書》中皆用靜坐二字，此詩首句即言禪坐，末二句又有出世之想，與儒家用世之心背道而馳，故難逃編者法眼。

年譜方面最受現代學者青睞者，為華允誠（1588-1648）所編的《高忠憲公年譜》（以下稱華本年譜）。張夏（明末生員，約1639-1693活動）為該年譜作跋云：

余向謂陳儀部幾亭（龍正）以崇禎辛未（1631）訂《遺書》，而吏部（華允誠）旋以乙亥（1635）成《年譜》。兩先生功在高（攀龍）門，如鳥翼車輪，不可缺一，宜今此之合璧而行矣。²⁶

可知允誠所編年譜成書在崇禎中，上距攀龍殉節僅約十年，且允誠是師門高第，編輯取捨，自有見地。該年譜與《高子遺書》合璧行世，權威十足。然允誠當初編行此年譜，是為其師「當秩文廡」²⁷做準備。既欲入祀文廟，則自須屬真儒一脈，不容沾染任何佛、道氣息。

buxiang]：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鈔本[Guojia tushuguan shanben shushi cangchaoben]，出版時間不詳[Chuban shijian buxiang]，卷3，頁69。

²⁵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弢光山中和友人韻〉“Tao guang shan zhong he you ren yun”，《高子未刻稿》Gaozi wei ke gao，卷4，頁46。

²⁶ 清 Qing·張夏 Zhang Xia，〈高忠憲公年譜書後〉“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shu ho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北京[Beijing]：北京圖書館[Beijing tushuguan]，1999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清康熙間刻本[Beijing tushuguan cangzhenben nianpu congkan yingyin Qing Kangxi jian keben]），頁2。

²⁷ 清 Qing·張夏 Zhang Xia，〈高忠憲公年譜書後〉“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shu ho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1。

華本年譜因而頗有避忌，攀龍曾撰〈困學記〉一文，自述中年以前求學之歷程，允誠採摘此文入年譜時，便煞費苦心。如〈困學記〉載，攀龍初成進士時，「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²⁸。而華本年譜摘錄時，卻在前另加按語云：

尤多用尊德性工夫，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一日靜坐久之，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一時快然如脫纏縛。²⁹

朝天宮習儀本是明代京官之例行故事，³⁰攀龍趁閒至清靜僧房打坐，探索心之本體，本極自然。可是允誠恐此與二氏產生瓜葛，乃硬加上〈中庸〉中尊德性的教條，以及朱熹半日讀書的訓誨，以示不出儒門矩矱。

此外華本年譜由於成編較早，所以也常對時人、時事諱莫如深，以免遭忌。如萬曆 21 年（1593），攀龍上疏批評時政，語侵首輔王錫爵（1534-1610），因而遭謫。華本年譜僅記道：

入都三日，見鄭材、楊應宿附閣、部，掎擊眾正甚力。先生憤激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語侵閣臣，遂有此謫。

³¹

敘事簡略，且未現閣臣之名，完全未徵引記述此事詳實，收入《高子未刻

²⁸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 〈困學記〉“Kun xue ji”, 《高子遺書》Gaozi yishu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 頁 14。

²⁹ 明 Ming · 華允誠 Hua Yuncheng, 《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 2005 年), 頁 4。

³⁰ 清 Qing · 張廷玉 Zhang Tinyu 等, 〈禮志一〉“Lizhi yi”, 《明史》Mingshi, 卷 47, 新編頁碼 1239。

³¹ 明 Ming · 華允誠 Hua Yuncheng, 《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頁 5。

稿》中的〈癸巳記事〉、〈讀趙文毅公（用賢）集書事〉諸篇³²，更遑論引述措辭激烈的〈婁江相記事〉一文。簡言之，允誠親炙攀龍甚久，為高門嫡傳，故華本年譜節錄師說頗有見地，但隱晦之處則不能不多加留意。

今存同名《高忠憲公年譜》（以下簡稱高本年譜）一部，為攀龍子世寧（縣學生員）、姪世泰（1637 進士）所編訂。由於華允誠在順治 5 年（1648）嚴拒薙髮被戮，因此華本年譜不便流傳，所以攀龍子姪才另編年譜行世。世寧〈敬跋先公年譜後〉中云：「惟古大儒之有年譜尚矣，然其編纂之力，則往往出於傳心之弟子與象賢之子孫」³³。既然傳心弟子所編年譜遭禁，自當由象賢子孫起而代之。高氏兄弟並邀允誠兄允誼（1633 貢生）作序，允誼〈高忠憲先生年譜序〉言：「先生（攀龍）殉難在丙寅（1626）三月，迄今三十餘年。季子季遠（世寧）謀輯先生年譜，潛心者久之，始克成。而屬余序，余惴惴懼弗克副，又不改敢諉」³⁴。序中完全隱去其弟慘死一節，但知情者當可體會出允誼的弦外之音。

高本年譜編成於順治 16 年（1659），此時陸王學說更形式微，程朱學派則相對昌盛，高氏兄弟也難免受到當時學風之影響。世寧在跋中直稱其父「遠宗孔孟之真傳，近守程朱之的派」³⁵。允誼序中也一再宣稱：「此先生為朱子嫡傳之明徵也」、「然則繼朱子而闢邪衛道，非先生其誰也」、「而後知先生朱子之後一人也」³⁶。允誼再三申明，反倒啟人疑心，若攀龍純

³² 該書卷 3 的〈讀趙文毅公集書事〉“Du Zhao Wenyi gong ji shu shi”（頁 65-66）、〈婁江相記事〉“Lou jiang xiang jishi”（頁 67-70）、〈癸巳記事〉“Gui si jishi”（頁 70-72）所記主要為萬曆 21 年王錫爵任首輔時，排斥清流事。攀龍上書力諫，卻受譴遠謫。

³³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敬跋先公年譜後〉“Jing ba xian gong nianpu ho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1。

³⁴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高忠憲先生年譜序〉“Gao Zhongxian xiansheng nianpu x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1。

³⁵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敬跋先公年譜後〉“Jing ba xian gong nianpu ho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1。

³⁶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高忠憲先生年譜序〉“Gao Zhongxian xiansheng nianpu x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2、3、5。

然為朱熹嫡傳，何需反覆提醒讀者。該年譜還附清初程朱宗師陸世儀（1611-1672）一序，亦不憚繁複，頻言：「先生際起而力持之，而後孔孟、程朱之正學渙然復明」、「而謂先生之功不上同於有宋之朱子耶」、「將來之尊信吾高子，不猶今人之尊信吾朱子耶」³⁷。由是不難想見該年譜編排取捨之際，當較偏愛帶有程朱學派意味之文章。

高本年譜不僅篇幅多於華本年譜，且加入一些新的史料。高世寧跋曰：「爰集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³⁸。其中最可注意者為日記，華本年譜全文只有一處引到日記，³⁹而高本則大幅採錄日記原文入年譜，史料價值極高。茲舉一例說明之，高本年譜萬曆 28 年（1600）9 月，記攀龍與友人以 7 日為期密集靜坐後，載：

日記云：七日中，只體貼誠敬，見精一為聖學的傳也。又云：有主則敬，無為則誠，只是如此。⁴⁰

語中透露攀龍治學乃是將儒家經典教訓帶入靜坐中體悟，並非程朱偏重外求之路數。且所悟「有主則敬、無為則誠」之原則，也決無有支離之弊，甚符王學簡易直捷之旨。《高子遺書》所收語錄、文章，乃攀龍求學心得、成果，惟獨年譜摘錄其日記原文，始呈現出他求知的方法和過程，使我們能更深入了解他學思的依歸和宗旨。另由於高本年譜成於清初，故對晚明時事、人情避諱稍減，因而收入〈癸巳記事〉一文，但更敏感的〈婁江相記事〉仍未收錄，或許是為維護攀龍溫柔敦厚形象之故。

³⁷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高忠憲公年譜後〉“Gao Zhongxian xiansheng nianpu ho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1、2、4。

³⁸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敬跋先公年譜後〉“Jing ba xian gong nianpu hou”，《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1。

³⁹ 明 Ming·華允誠 Hua Yuncheng，〈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8。

⁴⁰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卷上，頁 24。

參、學思之成長

經過前節的文獻檢討和觀念澄清，我們始有較超然的視角來檢視高攀龍學思發展之歷程。攀龍出生於無錫縣的一個亦儒亦商的家庭，⁴¹其祖父高材（1498-1575）曾中舉，仕至黃巖知縣，只能算是基層官員，家風謹嚴，但無理學淵源。攀龍早年致力於科考時文，萬曆 10 年（1582）21 歲時即鄉試中式。25 歲時，他「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1551-1608）與顧涇陽（1550-1612）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⁴²。攀龍自接觸到理學，便終生追求奉行不渝，而顧憲成經世篤行的信念，也深植於他的心中。他日後厭斥王學末流之浮薄，潛心鑽研諸先儒之行述，皆與早年受到憲成之啟發有關。

攀龍治學功夫先從程朱教誨入手，他「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此路既不通，他又「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裡，……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此道略有進境，但難持久。「適江右羅止庵名懋忠來講李見羅（材）修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亦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⁴³李材「從學於鄒東廓（守益），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⁴⁴。李材的改良王學正合攀龍當時所需，可常保身心相得、言動無謬。

⁴¹ 步近智 Bu Jinzhi、張安奇 Zhang Anqi，《顧憲成、高攀龍評傳》*Gu Xiancheng, Gao Panlong ping zhuan*，頁 65。

⁴²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困學記〉“Kun xue ji”，《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 3，頁 13。

⁴³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困學記〉“Kun xue ji”，《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 3，頁 14。

⁴⁴ 清 Q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止修學案〉“Zhi xiu xue an”，《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卷 31，頁 33。

萬曆 17 年 (1589)，攀龍舉進士，旋丁嗣父艱，三年後方入京謁選，授行人司行人。他的同鄉、同年、時亦任京官的葉茂才 (1558-1629)，記述攀龍此時之動向云：

行人署中多藏書，恣意探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為涵養德行之地。每出遊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坐，夜臥至平旦氣清時，即擁衾危坐。⁴⁵

這是攀龍探索理學堂奧歷程中的一大轉折，他開始倚重靜坐工夫，視為撥雲見霧、直迫真理的捷徑。故他在〈靜坐吟〉中云：「一靜自能開百障，老翁依舊返嬰孩」，又云：「一朝忽顯真頭面，方信誠明本自然」⁴⁶。然他並非束書不觀，而主張「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我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⁴⁷。換言之，即是將聖賢經典中的至理名言，置入靜中潛思默識、體認悟解。這與朱熹半日靜坐澄心、半日讀書明理，雙管齊下卻又若即若離的治學路向，其實隱然有別。

攀龍立朝為官僅一年半，便因建言得罪，遠謫廣東揭陽典史。萬曆 22 年秋，他在赴揭陽途中，自覺「理欲交戰，殊不寧帖」，乃「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路過汀州時，「偶見明道先生 (程灝) 曰：……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

⁴⁵ 明 Ming · 葉茂才 Ye Maocai，〈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sh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jingyi Gao xiansheng xing zhuang”，《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 (北京[Beijing]: 線裝書局[Xian zhuang shuju], 2003 年)，冊 23，新編頁碼 139-140。

⁴⁶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靜中吟〉“Jing zhong yin”，《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 6，頁 24。

⁴⁷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與吳子往 (吳志遠) 三〉“Yu Wu Ziwang [Wu Ziyuan] san”，《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 8 上，頁 56。

透體透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⁴⁸攀龍此悟與王守仁龍場一悟頗為類似，皆是因仗義直言，結果非但正義未得伸張，反被貶斥邊荒。失望困惑之餘，努力窮究困阨之緣由，讀書、靜坐工夫用盡，正苦思不得其解之際，忽被點破天機，遂大澈大悟。

汀州旅途一悟，對攀龍影響極為深遠，他在與友人書中言：

弟甲午（1594）東粵之行，千里孤征，燕閒靜一之中，微有窺見。五年於茲矣，雖於日用不無斷續，但覺此理充滿活潑，瞭然心目之間，身心有箇著落處，行事有箇把柄處。⁴⁹

五年之後，悟境依然鮮活，言動皆有依歸。不過，攀龍並非只重悟，而不重修，他認為：

今之學者每好言悟。夫悟誠足重矣，非悟則無默識，非默識則何以學？何以教？何以不厭不倦？然悟者，虛靈之偶激、本體之暫現也。習心難忘，本真易昧，故非真修，不足以實真悟。⁵⁰

以悟啟修、以修實悟，悟修兼備，才是攀龍的理想。

攀龍治學重悟和靜坐的基調從此確立，他雖不曾清楚道破，但他的高足陳龍正卻替他整合疏理，點明緣由。龍正言：

高子野店小樓，陽明龍場夜半，其實光景，正朱子所謂一旦豁然

⁴⁸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困學記〉“Kun xue ji”,《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3,頁14-16。錢穆解釋攀龍此番悟境道：「己心逐漸收斂，逐漸凝聚，使其只依靠黏著在一點上，不走作，不散漫。久而久之，只要此一點依靠黏著，忽爾灑脫，則此心便落入空蕩蕩底境界，便可面對無著真相矣。」參見錢穆 Qian Mu,〈宋明理學之總評騭〉“Song Ming lixue zi zong ping zhi”,《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Zhongguo xueshu sixiang luncong (qi),頁282。

⁴⁹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與確齋(遼中立)二〉“Yu Que Zhai [Lu Zhongli] er”,《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8上,頁26。

⁵⁰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與劉雲嶠(日寧)二〉“Yu Liu Yunjiao [Rining] er”,《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8上,頁50。

貫通者。觀朱子此言，想其生平，亦嘗經此段光景過來，第不欲向人道破。大抵學者決須有此一番，若未見此段光景，止是下學。

51

龍正除將攀龍澈悟經驗與陽明相連繫，還望上溯朱熹，可是朱熹究竟未曾「向人道破」，其真實光景如何，不得而知。龍正進而解釋其師旅店頓悟之由來云：「悟大都是從迷而破，從縛而釋耳」；又云：「世間妙理，有窮思索不能及、與不暇及者。偶然說到，偶然遇著，會逆將出來。但不是平昔窮思之人，亦逆不出，正如思不遽悟，非思不悟」。⁵²顯然這種理智途窮、逆出的直觀式悟解，亦非朱熹所主張循序格物、次第理解的思維方式。龍正另描述其師於靜坐中體悟事理情形云：

日用人倫，實實體認力行，其有微妙不可思維處，卻於靜中相遇，此便是有根有據的悟頭。常常如此相遇，久漸融洽，一旦豁然。高子詩云：雲開天穆穆，冰泮水融融。雲者天之所無，冰者水之所結，欲消理化，此景可想。⁵³

龍正乃攀龍嫡傳，刻劃師說面目，入木三分，當可視為了解攀龍學養全貌之指南。

萬曆 23 年（1595）初，攀龍得以從謫所脫身返家。其後「數年間，徙居、婚嫁歲無寧息」。直至萬曆 26 年，「於水居構一可樓，……謝客棲息其中，動以旬月計。偶遠近同心，如歸季思（子慕）、吳子往（志遠）諸先生來訪，相與瞑目焚香，閉關跌（按應為趺）坐，坐必以七日」。⁵⁴同

⁵¹ 明 Ming · 陳龍正 Chen Longzheng，〈學言詳記一〉“Xue yan xiang ji yi”，《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卷 4，頁 7。

⁵² 明 Ming · 陳龍正 Chen Longzheng，〈學言詳記一〉“Xue yan xiang ji yi”，《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卷 4，頁 8。

⁵³ 明 Ming · 陳龍正 Chen Longzheng，〈學言詳記一〉“Xue yan xiang ji yi”，《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卷 4，頁 7。

⁵⁴ 明 Ming · 華允誠 Hua Yuncheng，《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8。

年，他作〈復七規〉云：

復七規，取七日來復之義也，凡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⁵⁵

此段工夫頗類佛門禪七行徑，唯採《易經》言辭，另名之為復七而已。故陳龍正於此特下按語道：「禪家參話頭，……終日終年，參無理之語，真是勞而無功。……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于靜中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百世之群蒙矣」⁵⁶。其實復七乃開悟後之修養，攀龍最初亦是因「其實無一事」一語而頓悟，與禪家不斷靜坐、反覆參求，忽一語道破，遂悟空性之法門，相去也不遠。

同年，攀龍又作〈山居課程〉云：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篝燈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寢。⁵⁷

照此課程規範，與其言攀龍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倒不如說他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他不是依朱熹教示，靜坐澄清思慮後，再專心讀書明理；而是將讀聖賢書中所得的義理，帶入靜坐虛靈境界裡，去體察這些文句的形上內涵和道德能量。

⁵⁵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復七規〉“Fu qi gui”，《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3，頁19。

⁵⁶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復七規〉“Fu qi gui”，《高子遺書》Gaozi yishu，頁19-20。

⁵⁷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山居課程〉“Shan ju kecheng”，《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3，頁18。

此後數年間，攀龍專意靜坐清修，甚為得力。許多他先前熟知的聖賢教訓，透過靜中的體認，都另有新解創獲。譬如他於萬曆 28 年 10 月，一次與摯友吳志遠打復七後，在日記中言：「是日見只是顧誕明命為工夫」。次日又言：「覺多卻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著些子不得也」。一些儒家經典中的文句，都被賦予實證的新義。他同時記下當時的心情云：「連日可棲靜坐，朝負夕陽、夕披明月，山光水色、鳥語花香，心境相融，天下寧別有仙人耶」⁵⁸。此時的攀龍飄然遠引，心怡意愜。不過他究竟是儒家學者，積累相當學識資源後，便又啟動用世之心。

萬曆 29 年(1601)，攀龍年屆四十強仕之年，乃出會同志，講學淑世。華本年譜記道：「(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⁵⁹。由於「觀聽者踵至，至無所容」，於是在顧憲成倡議下，「集同志數人，醵金數百，築卜楊龜山(時)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謂東林者」。萬曆 32 年，東林書院修成。攀龍「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再(攀龍)與涇陽(憲成)先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饜而去」⁶⁰。攀龍東林講學時代由是開啟，生徒近悅遠來，聲名日盛。

攀龍的學術思想，以東林時期最為人所熟知。然其此時講授之主要內容，實得自前一時期清修捷悟所積累。他「每謂學者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為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攀龍認為儒家先聖先賢所

⁵⁸ 清 Qing·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卷上，頁 24。

⁵⁹ 明 Ming·華允誠 Hua Yuncheng，《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 9。

⁶⁰ 明 Ming·葉茂才 Ye Maocai，〈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Zide daifu zhengzh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jingyi Gao xiansheng xing zhuang”，《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新編頁碼 141。

善養之浩然正氣，即是他所擅長的靜坐功夫。他進而指出當世儒生之病，「在自幼以干祿為學，先文藝而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⁶¹他指導生徒為學次第，仍是先讀書、再靜坐，待塵妄盡消，方能透悟聖賢真傳。

東林學派能在明末學界崛起、聲名遠播，主要是因他們批判王學末流、推尊程朱先賢、關心國計民生等訴求切中時弊，深深打動當時士人的心。攀龍身為東林盟主之一，自有不少呼應同志主流議論之言談，但若細究其深意，則仍是陸王心學一脈。如《高子遺書》〈會語〉中有云：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耶？毫釐之差在此。⁶²

在此攀龍批評陸王之學不重讀書窮理、循序格物，以致虛靈知覺境界裡空無一物，無從體察天理之精微。但他將聖賢所述義理置於靜中體會，治學路徑與陸王學者並無二致，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會語〉又記道：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讀書，專為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是累心了。⁶³

⁶¹ 明 Ming·葉茂才 Ye Maocai，〈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景逸高先生行狀〉“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jingyi Gao xiansheng xing zhuang”，《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新編頁碼 141-142。

⁶²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會語〉“Hui yu”，《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 5，頁 24。

⁶³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會語〉“Hui yu”，《高子遺書》*Gaozi yishu*，頁 26。

此言推崇朱熹，可謂盡矣。但讀書專為治心，若有累心之虞，寧可束書不觀，則恐非朱熹所能同意。〈會語〉還云：

動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了，必是靜時差。譬如吾人靜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感即應，只依本色，何得有差。⁶⁴

既在靜時做、動時用，換言之，即是靜為體為本，動為用為末，故靜中涵養真淳，則動時必無差錯。此乃攀龍所謂的經世致用，一切還是本於靜功的修持。〈會語〉輯自攀龍在講會中的言論，雖不乏一些附和東林主流標新立意之詞，但細察其治學宗旨，仍有其首尾一貫性。

東林講學時期的攀龍，還在〈困學記〉中言：

丙午（1606），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丁未（1607），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1611），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1612），方實信〈中庸〉之旨。⁶⁵

此一證學的歷程，頗類似參禪者悟後「疑見斷」⁶⁶的境界，即將所悟心得印證諸經文，均證實其所言不虛。《孟子》、《禮記》諸書，攀龍在準備科舉時必已熟讀，惟歷經開悟、清修、講學各階段後，才能實信其精義。而他最後悟解的為〈中庸〉，「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其理雖

⁶⁴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會語〉“Hui yu”,《高子遺書》Gaozi yishu,頁8。

⁶⁵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困學記〉“Kun xue ji”,《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3,頁17-18。

⁶⁶ 〈密教部二〉“Mi jiao Bu er”,《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Shouhu guojie zhu tuoluoni jing,(臺北[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Xinwenfeng chuban gongsi],1993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影印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排印本[Dazheng xinxiu dacang jing yingyin Dazheng shisan nian zhi Zhaohe jiu nian Dazheng yiqie jing kan xing hui pai yin ben]),卷7,冊19,頁557:「菩薩復有五種三昧瓔珞莊嚴,所謂斷於五種障礙。一者愛欲、二者瞋言、三者昏沉、四者掉悔、五者疑心,斷此五者以為莊嚴」;另第1冊,〈阿含部一〉“A han bu yi”,《分別布施經》Fenbie bushi jing,卷1,頁903:「乃至苦集滅道四聖諦理,永斷疑見」。上引出處皆為「疑見斷」之說的經文依據。

至簡，但「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實行則甚為困難。即使「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因此攀龍認為此後惟有「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⁶⁷方不虛渡此生。這也是他晚年復出的行事原則。

天啟元年(1621)三月，熹宗詔起攀龍為光祿寺丞。次年正月陞少卿，六月轉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晉太僕卿。攀龍在天啟初之所以能快速晉轉，一方面是因早年直諫宦途耽誤，如今資望已深，略予彌補；另一方面也是因所謂「閹黨」此際羽翼未豐，尚未對正人君子展開全面性迫害。天啟三年，攀龍乞差歸，復尋東林之社。但旋即再被起用，年底陞刑部右侍郎，此為三品大員職，開啟他躋身中樞重臣的階段。次年九月，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總領朝綱、糾率百僚，可算是攀龍最能發揮所長的職位。然此時「閹黨」聲勢已熾，利慾薰天，諸多不法行為，身為臺長的攀龍，無法視而不見，或迴避與之正面衝突之發生。果真不及兩個月，攀龍便因糾劾「閹黨」崔呈秀(1613進士)，而被罷職回籍。儘管攀龍歸里後，屏跡湖畔水居，「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花鳥為伴，嘯咏自娛」。⁶⁸但「閹黨」決不願放過此一清流指標性人物，終在天啟6年3月，將他追逼自盡。

相對於天啟前期攀龍絢爛回春的仕途，他此時期的學思卻是歸於平淡老熟。靜坐仍是他必修的功課，他特別自京寄信訓示在里的子孫云：

吾在此(京師)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
靜功非三四十年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為汝收拾矣。……

⁶⁷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困學記〉“Kun xue ji”,《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3,頁17-18。

⁶⁸ 清 Qing·高世儒 Gao Shiru,〈先父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景逸府君行述〉“Xianfu 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shi Zhongxian jingyi fu jun xing shu”,《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g ji,新編頁碼165。

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即終日言之，如不聞也。⁶⁹

由攀龍的諄諄訓誨子孫勤練靜功，可見他對此道之重視。他在天啟 3 年短暫告假歸里，以及天啟 6 年被逼自盡前，都曾在水居閉關清修。⁷⁰儘管這段時期攀龍不時為政務所擾，學理方面少見創新突破，可是由於靜功的維繫，他始終仍能嚴守道德的尺度。

同時他以深厚靜功為基礎，治事時心無旁騖、公正持平，自能得心應手、化繁為簡，他在與友人書中云：

弟今年以一人攝一寺事，既無精神，又無才略，所仗者一靜而已。靜則理顯，不靜則理昧，故靜即理也。此心非三、四十年不靜，故學在早下手。⁷¹

此際攀龍任職光祿寺丞，「時寺官正貳皆缺，備極煩勞」。雖不時「有中官聒擾」，但攀龍始終喻之以理、持之以法，中官們「遂帖服不敢動」。⁷²不過，光祿寺職司皇室祭享膳食之事，利權微細，往來中官也非首領太監。故攀龍此時固可以靜制動，壓制住這些中官的氣焰，但卻反使它他日後對魏忠賢（1568-1627）所代表的龐大邪惡力量，失去應有的戒心。

相應於學思的老成，攀龍復出政壇位至大臣後，行事風格也日趨穩重，已無昔日銳氣。他在家書中言：

天下事盡歸中官，楊大洪（漣）欲去其毒，反發其毒，此豈可口

⁶⁹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 〈雜訓〉“Za xun”, 《高子遺書》 *Gaozi yishu*, 卷 10, 頁 95-96。

⁷⁰ 清 Qing · 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 《高忠憲公年譜》 *Gao Zhongxian gong*, 卷下, 頁 11-18。

⁷¹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 〈與華詡庵〉“Yu Hua Renan”, 《高子遺書》 *Gaozi yishu*, 卷 8 下, 頁 47。

⁷² 明 Ming · 華允誠 Hua Yuncheng, 《高忠憲公年譜》 *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頁 12。

舌爭也。惟有外廷諸君子各修職業，內閣諸公居中勸化之，庶可少救少延，他無策也。⁷³

攀龍對楊漣（1572-1625）冒然直諫，公開與大璫對抗，頗有微詞。他認為宦寺們尚有被勸化之可能，若「如歸德相公（沈鯉）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為敵，庶幾縉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⁷⁴因此他在楊漣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奉旨切責，舉朝爭之不得後，毅然接下憲長重責，冀圖略減縉紳之禍。然而攀龍明顯低估了魏璫和「閹黨」的野心和兇焰，結果自己也遭反噬，最終只能集結畢生學力，潔身自裁，以死明志。

肆、殉節之意義

高攀龍殉節之緣由和意義相當複雜，既具內在學思之因素，又具有外在環境之條件。內在方面，大致可分為禮法體制、道德價值和宗教本體三個層次來探討。首先，攀龍至天啟4年已位列「七卿」大臣，且都御史職司風紀，表率百官，儼然是正義廉潔之化身，後他雖遭「閹黨」誣陷，被削籍為民，但仍受士林景仰，其自我期許也未曾稍減。故攀龍在〈遺疏〉上稱：「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⁷⁵。崇禎初，攀龍被平反後，朝廷派赴無錫誥贈予祭的行人司行人范淑泰（1628進士），便在祭文中言：

當逆璫奸樞擅竊時，荼毒忠良，正人君子死老纍纍。乃諸公就逮而死，先生獨不就逮而死，何其死之有不同耶？然因是而益惻然於先生之死矣！就逮而死者，寧抗節以死，必不苟且而不死，諸公之志也，亦先生之志也。不就逮而死者，為士身樹必不可奪之

⁷³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報大哥二〉“Bao dage er”，《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8下，頁56。

⁷⁴ 明 Ming·華允誠 Hua Yuncheng，〈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14。

⁷⁵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遺疏〉“Yi shu”，《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7，頁41。

操，為國家留不及上大夫之刑，先生之志也。⁷⁶

淑泰認為攀龍未就逮而先死，較楊漣等人猶勝一籌，因為他不僅樹立士人不可奪之節操，還「為國家留不及上大夫之刑」，保存了國家和法制的尊嚴。

其次，攀龍所殉的對象還包括儒家的價值體系。忠君愛國一向是儒士從政的核心理念，再搭配「乾坤相依，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等衍生出周邊倫理，遂構成儒家思想中政治價值體系。東林學者呼籲同志放棄空談心性，走出水邊林下，積極入世問政，基本上也是傳承奉行此一傳統。天啟元年攀龍復起光祿寺寺丞前，便曾「過孫淇澳（慎行）老先生、諸同志，商出處之宜」。同志們咸謂：「光廟遺謨未隆，今上新政可觀，急宜行」。攀龍「遂於是冬別東林諸友北上」，臨行前「再拜屬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草深也」。⁷⁷天啟4年攀龍還朝掌都察院事，仍一秉初衷，「立其朝必欲行其道，一日居其位，必欲一日盡其心」；「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唐虞其民」⁷⁸，雖明知將因此賈禍，依然勇往直前。

天啟朝決非儒家理想的明君賢相盛世，反是權璫佞臣亂政，是非不明、黑白倒置。攀龍面對儒家價值體系的全面崩解，毅然選擇以身相殉，臨終與友人訣別書中言：「僕得從李元禮（膺）、范孟博（滂）遊矣！一生

⁷⁶ 明 Ming·范淑泰 Fan Shutai，〈祭文〉“Ji wen”，《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新編頁碼 179。

⁷⁷ 清 Qing·高世儒 Gao Shiru，〈先父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景逸府君行述〉“Xianfu 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shi Zhongxian jingyi fu jun xing shu”，《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新編頁碼 158。

⁷⁸ 清 Qing·高世儒 Gao Shiru，〈先父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景逸府君行述〉“Xianfu 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shi Zhongxian jingyi fu jun xing shu”，《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新編頁碼 163、174。

學問，到此亦得少力」⁷⁹。攀龍以李、范為楷模，堅守正義一方，無怨無悔。其子世儒（國子監生）進一步指出：

何代無黨錮之禍？願以道學殺身，自吾父始。文公（朱熹）止於斥逐，文清（薛瑄）亦免就刑。生文公、文清於今日，易地皆然。雖有異，而所以處死之道，夫固先後同心、百年合轍。⁸⁰

世儒認為其父係殉理學價值之第一人，但此當歸因於時空條件之不同，若論精神傳衍，則與李、范、朱、薛諸人一脈相承。

高世儒還點出其父生死與東林興衰之關係云：

東林之學，惟吾父集其成。東林毀，吾父不得復生；吾父雖死，東林原未嘗毀。天生吾父，善東林之死，隨死吾父，結東林之局。東林與天地不磨，吾父亦與俱不磨。⁸¹

攀龍既參與東林學風之形塑，又為東林的理想價值而身殉，確能與東林精神共存不朽。

其三，攀龍之殉節還具宗教層面之深意。儘管攀龍一再強辯性命之學是佛家襲自儒家，⁸²但他勤於靜坐，且了悟境界深及宗教層面，則是不爭

⁷⁹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臨終與華鳳超〉“Linzhong yu Hua Fengchao”,《高子遺書》*Gaozi yishu*, 卷 8 下, 頁 73。

⁸⁰ 清 Qing·高世儒 Gao Shiru,〈先父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景逸府君行述〉“Xianfu 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shi Zhongxian jingyi fu jun xing shu”,《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 新編頁碼 176。

⁸¹ 清 Qing·高世儒 Gao Shiru,〈先父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景逸府君行述〉“Xianfu Zide daifu zhengzi shangqing duchayuan zuodu yushi zeng daizi shaobao bingbu shangshu shi Zhongxian jingyi fu jun xing shu”,《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 新編頁碼 176。

⁸² 攀龍在〈答涇陽論程朱闢佛〉“Da Jingyang lun Cheng Zhu pi fo”中言：「昨思程朱所以闢佛之故，凡斯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及周元公（周敦頤）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會程朱，不得不辯者勢也」。參見《高子遺書》

之事實。他在〈示學者〉中言：「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⁸³天啟中，他獲譴歸里後，「即屏跡五湖之濱，不見一客」。「幽居之中，得故人之禍，泣數行下；得故人之書，酌數杯酒。此兩端悲喜之外，惟以太虛為家，他皆不顧也」⁸⁴。既對宇宙本體已了然於心，因而「惟以太虛為家」，無怪乎他在臨終訣別友人書中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⁸⁵。可見攀龍在去世前已從宗教的高度，看透了生死，生前幻質享樂既不足戀，死後歸返太虛又何足懼。

攀龍「本無生死」之語，本已與儒家不知生、焉知死的說法不合。他卻又在〈遺疏〉中言：「君恩未報，結願來生」⁸⁶。「來生」一詞更是犯了儒學之大忌，其摯友劉宗周（1578-1645）特為他辯護云：

閱先生〈遺表〉及〈別友人書〉，見先生到頭學力，庶幾朝聞夕死者。顧其各有攸當，弗得草草看過。……至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亦為後人貪生者解惑云。然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先生平日學力堅定，故臨化時做得主張，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嘗事。若以佛氏臨終顯幻之法求之，則失矣。⁸⁷

Gaozi yishu，卷8上，頁8-9。

⁸³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示學者〉“Shi xue zhe”，《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3，頁21。

⁸⁴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答王聚洲〉“Da Wang Juzhou”，《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8下，頁53。

⁸⁵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臨終與華鳳超〉“Linzong yu Hua Fengchao”，《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8下，頁73。

⁸⁶ 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遺疏〉“Yi shu”，《高子遺書》*Gaozi yishu*，卷7，頁41。

⁸⁷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書高景逸先生帖後〉“Shu Gao Jingyi xiansheng tie hou”，戴璉璋 Dai Lianzhang、吳光 Wu Guang 編，《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臺北[Taipei]：中研院文哲所[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1996年），頁834-835。

宗周力圖將攀龍之死規範於儒家朝聞夕死的正統領域之內，一再撇清其與佛氏之瓜葛，然卻難免予人欲蓋彌彰之意味。

清儒陸隴其便直接指出攀龍殉節中的禪家成份：

高（攀龍）、顧（憲成）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惟此為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群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⁸⁸

隴其一向以程朱嫡傳自居，對攀龍治學歷程中的旅店激悟、水居復七，乃至〈遺疏〉中的「結願來生」，皆至感不滿，視為偏離朱熹的教訓：

故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⁸⁹

攀龍之能平靜殉節，頗得力於宗教層次之修持，但他最受後儒詬病者亦在此。

上述的內在認知和學養構成攀龍殉道的遠因，而時勢的逼迫則是近因。攀龍自天啟 4 年末罷歸後，即韜光養晦，杜門養靜，他在與友人書中云：「黨禍未知底止，暫得閒身，儘作靜功」⁹⁰。儘管他想潔身自好，遠離是非，但禍事卻步步迫近。隱居中，友朋書信可能是他主要外界訊息之來

⁸⁸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學術辨中〉“Xueshu bian zhong”,《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 2, 頁 6-7。

⁸⁹ 清 Qing·陸隴其 Lu Longqi,〈答嘉善李子喬書〉“Da jiashan Li ziqiao shu”,《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卷 5, 頁 2。

⁹⁰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與段幻然四〉“Yu Duan Huanran si”,《高子遺書》Gaozi yishu, 卷 8 下, 頁 5。

源。一向與攀龍往來密切的昔日門生魏大中（1575-1625），在其〈自譜〉中言：「（天啟）五年乙丑，五十一歲。予一意杜門謝客，而《邸報》中聲息洶洶，不敢寧居」⁹¹。大中很快便將此風雨欲來的情境，透過書信傳達給其師，他在同年2月22日〈上高老師〉內言：「君子之氣日薄一日，小人之毒日甚一日。……興念及此，股栗（慄）心寒」⁹²。5月初，大中被逮赴北京，途經無錫，攀龍特往迎慰問，語多勉勵⁹³，似對朝廷清明尚有一絲期待。但至7月底，大中卻與楊漣、左光斗（1575-1625）皆在獄中被拷掠慘死。楊、左等人未經司法審判，便被刑求至死，證明是時「閹黨」已癱瘓了中央政府正常運作，公理正義根本無從伸張。

天啟6年初，「閹黨」假借太監李實誣陷前應天巡撫周起元（1601進士）案，發動第二波整肅清流行動，攀龍亦被牽連在內。列名同案的李應昇（1593-1626）致函攀龍云：

古人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惻惻廢箸，心如懸海，台臺何以教之？……細

⁹¹ 明 Ming · 魏大中 Wei Dazhong, 〈自譜〉“Zi pu”, 《藏密齋集》 *Cang mi zhai 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清嘉慶補刻本 [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Ming Chongzhen ke Qing Jiaqing bu keben]), 卷 1, 頁 34-35。

⁹² 明 Ming · 魏大中 Wei Dazhong, 〈上高老師〉“Shang Gao laoshi”, 《藏密齋集》 *Cang mi zhai ji*, 卷 23, 頁 44。

⁹³ 大中將攀龍所言錄為〈高橋別語〉，其中有「雨露霜雪總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患難中容易透性」等慰勉大中處逆自勵之語；但亦有「能生殺人，能生殺太虛否？」之類，提醒大中勿因畏死而屈服之警語。明 Ming · 高攀龍 Gao Panlong, 〈高橋別語〉“Gao Qiao bie yu”, 《高子遺書》 *Gaozi yishu*, 卷 5, 頁 25-26。楊儒賓指出攀龍「勸勉學生，亦常要他們帶點『宇宙性』『永恆性』的眼光，看待個人及人世的起伏轉合。……在一種『永恆』的眼光照耀下，個人生死殊不足掛懷。」參見楊儒賓 Yang Rubin, 〈死生與義理——劉宗周與高攀龍的承諾〉“Si sheng yu yili: Liu Zongzhou yu Gao Panlong de chengnuo”, 《劉戡山學術思想論集》 *Li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 ji* (臺北 [Taipei]: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choubuichu], 1998 年), 頁 531。

羅之密，淵無寧鱗。⁹⁴

險惡的網羅已漫天覆地的蓋下，應昇、攀龍都感到無力脫逃，「六君子」的慘酷遭遇歷歷在目，攀龍應在此時已決定身先自裁，以免被逮受辱。

同年3月初6日，「逮繆西溪（昌期）、周季侯（宗建）。十四日，又有緹騎往蘇，先生（攀龍）自度不免。十六日之早，以東林拆後，會講久輟，神主俱藏道南祠，特衣冠往謁。……歸則看花後園，與一二門生談笑自若。午後門人華仲通（時亨）自吳門至，傳言頗異。先生無微見顏色。……一友言：此信未的，先生微笑曰：此信想的。吾視死如歸耳！心同太虛，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為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阮塹，不是立命之學。平生講學，此處看極分明得力多少。……夜半，壻秦君鄰（欽翼）復傳日中信，諸子不令先生知。先生正睡覺，問曰：信的乎？整衣起坐，從容入書齋。……三四刻不聞動靜，推戶入，……覓先生不見，急發前紙觀之，乃遺表也。……諸子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⁹⁵。攀龍內在學養本已具備捨身取義之修為，適遇外在時局之逼迫，遂能從容赴水，毅然殉節。⁹⁶

本節最後尚須探究攀龍之死所引起的士林反應和對後人的影響。攀龍的死訊傳出，立即引發清流士人的一片惋惜之聲，甚至有人覺得他若稍微苟延，也許能渡過難關，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但主流意見仍認為他是死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儒林保存一股正氣，替後世樹立典範。繼攀龍主持東林講壇的吳桂森便論斷道：

⁹⁴ 明 Ming·李應昇 Li Yingsheng，〈與高景翁〉“Yu Gao Jingweng”，《落落齋遺集》*Luo luo zhai yi ji*（北京[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Ming Chongzhen keben]），卷7，頁68。

⁹⁵ 明 Ming·華允誠 Hua Yuncheng，《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頁18-19。

⁹⁶ 高攀龍選擇投水的自盡方式，其實亦有士人傳統可循，詳參吳振漢 Wu Chen-han，〈高攀龍與王國維之死比較分析〉“Gao Panlong yu Wang Guowei zhi si bijiao fenxi”，《史匯》[Shih-Hui]期12（2008年9月），頁4。

先生此去，青史標芳，宇宙又成一段丰采。若曰：曷不少留，以為國家造福。即枉尺直尋餘智也，君子豈其然？⁹⁷

桂森所代表的東林輿論，顯然認為「曷不少留」之說是枉尺直尋、因小失大的不智之舉。

由攀龍兩大弟子陳龍正和華允誠後來的死節，可看出攀龍所象徵的精神對後人的啟發。龍正的生死之學源自攀龍的開導，〈陳祠部公家傳〉中云：

公（龍正）自中年以後，覺從來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無本。……再謁忠憲先生（攀龍）於其家，有所聞而遵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至崇禎庚午（1630），公年四十有六矣。元旦，聞雞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覺此身在無懷葛天之世，古今生死齊視，不復知夕死之為未可也。⁹⁸

經此體悟後，死節一事對龍正而言，已非絕對無法超越之障礙。鼎革之際，龍正本已罹疾，「聞念臺先生（劉宗周）死節狀，公（龍正）瞿然曰：念翁死耶，噫！真君子。遂簡〈詳記〉中明哲保身一條記其事。已，微哂曰：終是偷生。時冒微暑，遂絕不粒食」⁹⁹。不久即病羸而卒。

允誠死狀尤為慘烈，據《錫金識小錄》載：

順治五年（1648），先生（允誠）避地后宅鎮鄒氏。標兵猝至，以不薙髮被執抵蘇，見巡撫周伯達，勸以薙髮。先生正色曰：如君父何？周曾事前朝，慚惡其言，遂執去制府。……至江寧，與姪孫尚濂同詣訊所，諸滿漢官咸集，並以緩言勸之。先生植立南向

⁹⁷ 明 Ming · 吳桂森 Wu Guisen, 《息齋筆記》*Xi zhai biji*, 卷上, 頁 52。

⁹⁸ 清 Qing · 陳揆 Chen Kui 等, 〈陳祠部公家傳〉“Chen Ci Bu gong zhuan”, 《幾亭全書·附錄》*Jiting quanshu · Fulu*, 卷 1, 頁 3。

⁹⁹ 清 Qing · 陳揆 Chen Kui 等, 〈陳祠部公家傳〉“Chen Ci Bu gong zhuan”, 《幾亭全書·附錄》*Jiting quanshu · Fulu*, 卷 2, 頁 8。

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誠髮不可薙，身不可降，言畢就地坐。……先生曰：男兒至此，惟清爾心、括爾舌。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住而不得哉！尚濂唯唯，至死不復言。¹⁰⁰

允誠告尚濂的「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正是攀龍一脈相傳之心法，也是他們死節行為的核心信念。無錫是東林之基地，允誠赴義時，「出西郭登舟，邑中觀者填塞。諸邑紳皆已薙髮，從城上行，下視先生登舟。見先生長髮，服故國衣冠，從容就道，道旁哭聲震天。諸紳捫首扭怩曰：何顏復相見。皆黯然而退」¹⁰¹。可見能效法攀龍、允誠所示範的東林真精神者雖不多，但有感於他們忠義之風，而自慚形穢者，則不在少數。

伍、結 論

王陽明學說流傳至明末，已衍生不遵禮法、空談捷悟等弊端。東林學者起而救之，強調程朱主敬工夫，更號召士人走出學術殿堂，積極問政濟世。高攀龍治學路徑本沿襲陸王，但因受到東林同志的薰染，也常緣飾以程朱言論主張。再加上後來編排攀龍文集、年譜的門生、子孫，多受到尊朱抑王的新學風影響，編輯採擇時不無取捨偏見。以致後代學者若不細察，極易把攀龍全然視為程朱餘緒，而忽視掉他沿襲陸王學脈之事實。

攀龍自二十五歲時，受顧憲成影響，而志於學。從此潛心義理，存養心性，不復以一己名利為意。三十三歲時，他因建言被謫赴廣東僻縣，途中旅店靜坐激悟，體認為學若缺此段工夫，則種種議論言行均無根底基礎。此後他治學、教學皆以靜坐為主，賦與儒家道德論述以心靈直觀的印

¹⁰⁰ 清 Qing·黃印 Huang Ang,〈華吏部允誠〉“Hua libu Yuncheng”,《錫金識小錄》Zi jin shi xiao lu (臺北[Taipei]: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72年),卷6,頁29-30。

¹⁰¹ 清 Qing·黃印 Huang Ang,〈華吏部允誠〉“Hua libu Yuncheng”,《錫金識小錄》Zi jin shi xiao lu,卷6,頁30。

證，因而將其純潔性和貫澈力提升到宗教高度。攀龍四十歲出而講學，三年後東林書院成，他與同志力矯王學末流空疏狂放之弊，強調悟後實修的重要性。六十歲之年，攀龍復出政壇，此際他的性格和學思都已趨於圓熟，周旋政務力挽狂瀾之餘，他仍不時偷閒閉關靜坐，維持道德力量之源頭，終而自殉證道。

攀龍殉節之死內情複雜且意義重大。內在方面，就他位居左都御史之清望而言，社會及其個人都有關鍵時刻不惜殉職自清之期許。攀龍又終生對儒家信念奉行不渝，當價值錯亂、秩序崩解之際，他具以身相殉的道德勇氣。在內省最深處，攀龍對生死有異於同儕之了悟，面臨抉擇時，捨身取義並非絕對難事。此外，天啟末外在局勢日益險惡，「六君子」沈冤莫白，辱身而亡。第二波整肅對象又已先後被逮，緹騎迫近，攀龍遂毅然先行自我了斷。當時社會普遍推崇攀龍的義行，雖有少數意見認為他引決過早，但衡諸同案受禍諸仕紳後皆難逃一死之事實，攀龍即使苟延些許時日，當亦無再報效國家之機會。攀龍殉節之舉，對後輩各有深淺不同之影響。明代最後兩任都御史劉宗周、李邦華（1574-1644）都是理學名臣，鼎革之際，二人先後殉國，可謂在禮法、價值兩層面步武攀龍後塵。至於陳龍正和華允誠二位攀龍高足，雖僅曾任基層京官，但國亡後在價值和形上層次效法其師身教，慨然殉道。攀龍以殉節為天啟後期黑暗時局燃起一盞明燈，直延續到明朝的覆亡，始終指引著士人們朝明辨是非、不苟流俗的理想邁進，也替明代儒學發展劃下光輝的句點。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Zhongguo lishi renwu biezhuan ji* 冊 23，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Xian zhuang shuju]，2003 年。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Shouhu guojie zhu tuoluoni jing*，臺北[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Xinwenfeng chuban gongsi]，1983 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影印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排印本[Dazheng xinxiu dacang jing yingyin Dazheng shisan nian zhi Zhaohe jiu nian Dazheng yiqie jing kan xing hui pai yin ben]。

《清世宗實錄》*Qing Shizong shil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明 Ming·吳桂森 Wu Guisen，《息齋筆記》*Xi zhai bi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Xu xiu Siku quanshu yingyin Beijing tushuguan cang Ming Chongzhen keben]。

明 Ming·李應昇 Li Yingsheng，《落落齋遺集》*Luo luo zhai yi ji*，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Ming Chongzhen keben]。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高子未刻稿》*Gaozi wei ke gao*，出版地不詳[Chubandi buxiang]：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鈔本[Guojia tushuguan shanben shushi cangchaoben]，出版時間不詳[Chuban shijian buxiang]。

明 Ming·高攀龍 Gao Panlong，《高子遺書》*Gaozi yishu*，臺北[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

- 明 Ming · 陳龍正 Chen Longzheng, 《幾亭全書》*Jiting quanshu*,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Qing Kangxi yunshuge keben*]。
- 明 Ming · 華允誠 Hua Yuncheng, 《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05 年。
- 明 Ming · 錢士升 Qian Shisheng, 《賜餘堂集》*Ciyutang 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 [*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Qing Qianlong si nian qian jia keben*]。
-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著, 戴璉璋 Dai Lianzhang、吳光 Wu Guang 編, 《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臺北 [Taipei]: 中研院文哲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6 年。
- 明 Ming · 魏大中 Wei Dazhong, 《藏密齋集》*Cang mi zhai 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 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清嘉慶補刻本 [*Siku jinhuei shu congkan yingyin Ming Chongzhen ke Qing Jiaqing bu keben*]。
- 清 Qing · 高世寧 Gao Shining、高世泰 Gao Shitai, 《高忠憲公年譜》*Gao Zhongxian gong nianpu*, 北京 [Beijing]: 北京圖書館 [Beijing tushuguan], 1999 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清康熙間刻本 [*Beijing tushuguan cangzhenben nianpu congkan yingyin Qing Kangxi jian keben*]。
- 清 Qing · 張廷玉 Zhang Tinyu 等, 《明史》*Ming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年。
- 清 Qing · 陸隴其 Lu Longqi, 《三魚堂文集》*Canyutang wenji*,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Wenyuange Siku quanshu yingyin*]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ben]。

清 Qing·黃印 Huang Ang,《錫金識小錄》*Zi jin shi xiao lu*, 臺北[Taipei]: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72 年。

清 Q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 臺北[Taipei]: 河洛圖書出版社[Heluo tushu chubanshe], 1974 年。

(二) 近人論著、編輯

王重民 Wang Chongmin,《中國善本書提要》*Zhongguo shanben shu tiyao*,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6 年。

吳振漢 Wu Chen-han,〈高攀龍與王國維之死比較分析〉Gao Panlong yu Wang Guowei zhi si bijiao fenxi,《史匯》[*Shih-Hui*]期 12 (2008 年 9 月), 頁 1-7。

步近智 Bu Jinzhi、張安奇 Zhang Anqi,《顧憲成、高攀龍評傳》*Gu Xiancheng, Gao Panlong ping zhuan*,《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Zhongguo sixiangjia ping zhuan congshu*, 南京[Nanjing]: 南京大學出版社[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年。

梁啟超 Liang Qichao,《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guo jin sanbai nian xueshu shi*,《梁啟超全集》*Liang Qichao quanji*, 北京[Beijing]: 北京出版社[Beijing chubanshe], 1999 年。

傅武光 Fu Wuguang,《高攀龍》*Gao Panlong*,《中國歷代思想家》*Zhongguo lidai sixiangjia*, 臺北[Taipei]: 臺北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91 年。

楊儒賓 Yang Rubin,〈死生與義理——劉宗周與高攀龍的承諾〉Si sheng yu yili: Liu Zongzhou yu Gao Panlong de chengnuo,《劉戡山學術思想論集》*Li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 ji*, 臺北[Taipei]: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choubeichu], 1998 年, 頁 523-555。

錢穆 Qian Mu,《中國學術思想論叢(七)》*Zhongguo xueshu sixiang luncong*

明儒高攀龍的思想與殉節

(qi), 臺北[Taipei]: 東大圖書公司[Dongda tushu gongsi], 1979 年。
鍾彩鈞編 Zhong Caijun, 《劉戡山學術思想論集》 *Li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ji*, 臺北[Taipei]: 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choubeichu], 1998 年。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三十七期